

二艾

Erai Yishu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遗书

〔明〕

艾自新
施立卓

艾自修
赵寅松

选撰
注



大理白族文化研究所
民族出版社



Erai Yishu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二艾遺書

馬曜 题

[明] 艾自新 艾自修 撰
施立卓 赵寅松 选注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斯陆益

封面设计：小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艾遗书/（明）艾自新，（明）艾自修著；施立卓，
赵寅松选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4

ISBN 7-105-06167-7

I. 二... II. ①艾... ②艾... ③施... ④赵...
III. —理学—中国—古代 IV. B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032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5.375 字数：1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但立直標 終無曲影

（代序）

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李漢柏

中华民族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誉。道德文明是其中熠熠生辉的篇章。白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生活在江山如画，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银苍玉洱。这里“处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苍山如屏挹秀，洱海似砚涵文。美丽富饶而又古老神奇的苍洱大地，钟灵毓秀，江山育人。山山水水都成了白族智慧之源，灵性之源。大自然的感悟和启迪，成就了厚重绵长的白族道德文明。

白族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白族又是一个开放进取的民族，很早就接触和吸取了中原华夏文化。1957年在剑川海门口发现的距今3000多年的青铜文化遗址，证明白族先民在殷末周初就跨进了阶级社会的大门。1963年的祥云大波那铜棺墓中有中原汉族用的器具，说明距今2350多年的东周时期白族先民已与中原华夏族有了经济文化交流。降至秦汉，随着交通的拓展和郡县的设置，白族先民自觉、积极主动地接受汉文化更是史不绝书。所以，白族道德文明大到治国齐家，修德养性；小到衣食住行，待人接物，既有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明的继承和创新，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概而言之，主要包含有团结互助，敬老慈幼；急公尚义，尊师崇德；宽容豁达，热情好客；耕读传家，子孝孙

贤；勤劳俭朴，热爱自然；尊重妇女，夫妻互敬；诚实守信，表里如一。它几乎涵盖了白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民族的思想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除了取决于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等因素外，还要受到以往时代所产生的思想道德的影响，具有继承性。白族道德文明代代相袭。有些还经白族文人学士整理成书。明代被誉为“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撼不动”的“三不动”御史杨南金就写了《居家四箴》，提出“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和平祯祥来，乖戾祸殃至”的见解。被称为“大小道学”的邓川学者艾自修、艾自新的《二艾遗书》，以语录格言的形式提出为官做人、修德养性的名言警语：“希圣功夫，以诚字立脚，以勇字下手，以智字觉察，以仁字联属”。“做人务在人不见处，人忽略处加谨。”“古人崇俭，为天地惜物，为朝廷守礼，为自身养德，为子孙留福。”“男子守义不啻妇人守贞。妇人失节，人辄恶之；男子丧义，反不知恶。是欲下有节妇人，不欲有义男子也。可慨哉！”“教子弟，太宽恐废德业，太严恐窒聪明。当想孔子之善诱，孟子之养中养才。”“居家宜俭，待客宜丰，但不可如小人斗胜，遇知己即一羹一蔬，有无穷况味。”“事之吉凶不必求筮卜，善即是吉，恶即是凶；命之寿夭不待问星官，善即是寿，恶即是夭；运之通塞不须媚鬼神，善即是通，恶即是塞；嗣之兴衰不可泥风水，善即是兴，恶即是衰。”这些名言警句经历了 400 多年的历史沧桑，迄今仍有借鉴意义，说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所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艾自新自己身体力行，每天“用红点恶，用黑点善。恶大则大点，小则小点。一日一记，旬日总考。善多恶少则忧喜相半，不则废寝忘食，甚至堕泪”。许多白族村寨还将需要大家遵守的道德文明订成乡规民约，请工匠刻在石碑或木板上，成为约束村民的行为规范，具有类似法律的效力。更多的则是靠社会舆论，营造一代做给一代看，一家做给一家瞧的良好氛围，激励和

鞭策人们遵守。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把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使其相得益彰，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作为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激昂向上的精神状态。”十六大同时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各种传统道德，深入挖掘各族传统道德中的优秀成分，取精华、去糟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凡是到过大理的人，都深深地被大理地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现代化的完美结合所吸引。许多学者也力求从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揭开这一奥秘。其实，当文化创新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意识后，它对各种文化的态度不完全是碰撞与对垒，而更多的是兼容与和谐的统一。白族就是这样的民族。历史上白族对外文明的兼收并蓄，迄今亦然。今天，无论是科学技术，或是衣食住行，白族接受起来都很快。所以，白族中既产生出像王希季这样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也有数不清的能工巧匠。白族地区，化淳俗美，童叟热情好客，樵樵多具风雅。这也是泽被生民的道德文明不断结出的硕果。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先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断赋予时代的鲜活内容，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组织专家学者编注了以阐述传统文明道德为主要内容的语录体佚文《二艾遗书》，字里行间，虽有封建时代所带有的封建性糟粕，但白族传统美德中的许多优秀成分跃然纸上，这与我们今天强调公民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
艾
遺
書

但立直标 纵无曲影(代序)

4

是并行不悖的，它的编辑出版以飨读者，无疑很有意义的，相信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以德治州，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该书的第一读者，颇有开卷获益之感，故乐而为序。

2004年1月

“二艾”及其遗书

在大理白族民间，艾玉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些故事短小生动，塑造了有如其他民族的阿凡提、阿一旦、阿古登巴一样的机智人物形象。传说艾玉原名叫艾自修，在赴京城会试中名列榜末，同科状元后荣升宰相（内阁首辅）的张居正用联语“自修不羞，白面书生背虎榜”嘲讽他，他立刻反唇相讥“居正不正，黑心宰相卧龙床”，反而使张居正获欺君罪被诛。当然，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事实上，历史上的艾自修是一个很有造诣的理学家，崇尚儒家道统，一生孜孜不倦，修身养性，以继往圣为己任。他的功名也只是举人，而且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丁未科中二甲进士，没有被诛的事实。艾自修中举是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此时张居正已经死去18年了。艾玉的故事只不过反映了白族民间对艾自修聪慧机敏的赞美。

—

艾自修明嘉靖末年出生于邓川州寺寨村，也就是现在的洱源县右所镇中所村，中所分东西两个村庄，坐落在弥苴河的两岸。这一带土地肥沃、景色优美，西有覆钟山，山下有清澈的绿玉池，四周一马平川。邓川坝子古为邓赕诏中心地带，大理国至元代设邓川州，其州城就设在寺寨。明洪武年间于此军屯，迁州城于玉泉（今旧州村），在寺寨设中百户所，简称中所。军屯引进了汉人，当地居民除普遍操汉语外，其服饰、饮食等风俗习惯大

多与白族同。因为有了这些自然和历史条件，在明代，“中所一区，七学生员居焉”，“发科十余人，春秋经为胜，毛如锦、刘起龙、艾自修、宋希贤相继经魁”，“所谓小麻城”。（艾自修《重修邓川州志》）据说，当时在邓川州每年入学岁考，中所都有数十人居“案首”，尤其是艾自新、艾自修兄弟“屡次案首，齐占府州两庠（学校）之雄名”；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弟弟艾自治，外甥刘芳誉、毛国璋也相继居案首。

被后人称为“二艾”的艾自修兄弟，兄自新，字师汤，号云苍，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 1565 年）农历 5 月 29 日生于寺寨。他“婴年读书，便要学做圣人”；后来，负笈榆城，他的老师保先生曾称赞他：“伊纯粹如颜，而闵孝思恭孟浩俱兼之矣，大要慎独如曾也。”（《艾道学云苍先生行实》）形容他像孔门真传弟子颜回般纯粹、闵损般孝顺、子思般恭谦、孟子样的浩然，慎独精神大致和曾参差不多。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1 年）五月，艾自新以选贡肄业京城太学（明代大学），十一月二十一日因急病卒于号舍。这年他还不到 30 岁，可谓英年早逝。生前，艾自新“日录其所志，藏之簏中”。他死后，当时的太学祭酒（校长）后来的内阁大学士曾朝节一边读这些笔记（即《希圣录》）一边流泪说：“此孔庙中人物。余典会试两次，得天下士若干，不如得生一人矣！”并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艾生传》。

艾自新赍志而歿，但当时人说：“此伟志已付之胞弟自修矣。”还说：“其（艾自修）出仕有革弊百款之施，其讲学有千古斯文之任。”艾自修比其兄年幼三四岁，但活到 80 多岁。他继承了兄长的遗志，终身潜心于理学，著《艾雪苍语录》。万历二十八年（公元 1600 年），也就是哥哥在京师病逝之后七年，艾自修参加了庚子科乡试中举，被派往湖南辰州（今沅陵），先是县令，不久升为州牧（知州），“所至有惠政”。后来，因父母丧回到邓川守孝六载，从此在家乡直至老死。他一边在大理府、

太和县和邓川州的三所学校讲学，一边著书立说。他讲学，“申明三纲五常，娓娓数千言，三庠人士悉受陶熔”。他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请命，比如他家乡山上有好几处银矿，因税收繁重，造成“山空徒散”，官府却要地方赔偿，民不堪其苦。艾自修指陈痛切，上书当局，要求“缓征赋，减火耗，禁滥讼，革猾吏”，被采纳。他接受知州聘请，镂心镌骨、抱病沉沉、愤激时变，纂修《邓川州志》；书成，知州悔约“不给一文钱”，他只好变卖40亩私田，自费出书。凡此种种，可见其人格魅力。

二艾道德的修养和理学的造诣，在当时的学界获得普遍的敬佩，称艾自新为“大道学”、艾自修为“小道学”。大理府还在艾氏故里挂“当代贤儒”匾，以资表彰。

二

什么是“道学”？中国古代学术史在宋明时期出现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新高潮，就是有一批儒家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故称他们的学说为“道学”。道学也称理学、性理学、宋学、新儒学，通常称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以伦理道德为哲学核心，是吸收佛学而升化为思辨化的儒学，是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

儒学在大理地区的传播源远流长。《天启滇志》载：“大理府儒学，在府治南，汉章帝元和二年建。”也就是李元阳在《大理府重修儒学置学田记》中所写：“学则开于汉，衍于蜀汉，闭于宋，复于元，盛于国朝（明）。”这种记载似乎依据不足，也不全面。不~~错~~，就现存的文献看，早在公元8世纪初南诏境内就有崇儒之举。据说，公元720年左右南诏王就在国内建立孔子庙，因而才有30多年之后阁罗凤在进攻嵩州时因“重其教儒”将西泸令郑回虏来南诏重用。《南诏德化碑》因而说，南诏王“不读非圣之书，尝学贤人之术”。异牟寻给唐使韦皋的信中还

强调其境内“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大理国时期，王朝如饥似渴地吮吸中原文化。史载：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大理国使者李紫琮等到了湖南常德，“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地方官），求诣学瞻拜宣圣（孔子）像”，“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南宋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大理国人李观音得等至广西卖马，还带上购书单，其中有《五经广注》、《春秋后语》等儒家经典；这种薰陶积淀了元初御史郭松年看到的“犹有故国之遗风”的景象，以及形成读儒书的特殊阶层僧人。元朝开始统一大理，明朝全面控制大理，儒学的长驱直入，自不待言。据立于元至元乙酉（公元1285年）的《创建大理路儒学碑记》载：云南行中书省令各路设教官建儒学，元世祖“嘉其言”。行省参政郝天挺分政大理，“观山川之雄丽，甲于西南，实为是邦都会之地，喟然叹曰：‘帝意美矣：学校建矣，儒学兴矣！惟夫子庙貌未兴，而宗师吾道者，莫知所自。’”，于是就修建了孔庙，“圣像堂堂，从祀穆穆”。除此之外，至今这里还留下了《加封孔子圣诏碑》、《大理路庙学碑》、《大理文庙圣旨碑》等几块残碑断碣，记载当年儒学的振兴。明朝崇儒之风更盛，理学在大理也颇为盛行，生于明初的杨黼，虽然，他自诩“不理性命”，但仍专心注《孝经》、“读五经皆百遍”、“行仁义礼”，加上释、道言行，是一位地道的新儒；稍后的李元阳，潜心于性命之学，著《心性图说》，李根源赞这为“理学巨儒”。就是地域较小的邓川州，明代儒学同样十分盛行，州府建了包括先圣殿、大成门、启圣祠、敬一亭、名宦祠、乡贤祠等一应俱全的文庙，文庙附近设儒学、明伦堂等，艾自修教授的儒学生员就达500余名。邓川州儒学发达的另一标志，就是科举人数的上升。有明一代，从成化至崇祯，邓川州出进士5人，举人50多人。在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因此，康熙《大理府志》在谈到邓川州时写道：“自明文教事兴，科第继起，蔼乎成弦诵之风”。

矣！”

然而，物极必反。儒学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源于统治者为维护政权目的所推崇的理学必然跟随政权的兴衰而兴衰。明朝自中叶以后，专制政权日益腐败，民族矛盾日渐突出；发展到晚明，在云南人民已经处于“劳已极而役不休，人已贫而敛益急”的地步。（万历《云南通志》）这种境况，在艾自修的《邓川州志》中屡有反映，如“今海内兵难纷纷”、“邻境弑杀相仍”、“猾吏滥用里甲”、“今小民拖粮欠赎，累之至死者，皆由府差吸尽骨髓”，因此，“谚云：纷纷狼皂填途，哭哭枯骸埋野”。总之，制度腐朽，信仰危机，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人心涣散。此时，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愤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千方百计寻找救世良方，尽管这是一种受时代局限的良方。年轻的艾自新效仿宋代理学大师张载的语录说：“予生平志愿，上为天地立心，下为生民立命，前为往圣继绝学，后为万世开太平。”表明了他挽狂浪于既倒的决心。邓川知州厉汝翮在序《邓川州志》时写道：“艾道学云苍先生载今代贤儒录，而救民之雅念，历历可会，则是录也；雪苍君奉旨讲学，愤激时变而为编，则末世可升太平，宁独福邓赕而已哉！第邓之受困，每因猾吏滥用里甲，所望刚正君子坚意固持，则海内之变故，可勿问而知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可贵精神。或许有人把艾氏兄弟的执著当作唐吉诃德式的迂腐，这种观点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违背历史观的偏激。何况《二艾遗书》中还有许多值得今人吸取借鉴的优秀道德传统，它们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三

《二艾遗书》包括艾自新的《艾云苍语录》和艾自修的《艾雪苍语录》两部分。前者分《希圣录》、《教家录》、《省身录》、《萃长录》四篇，后者分《励志十条》、《敬字三箴》、《铭心十

篇》、《治心四说》、《体道五说》、《改过四说》、《大戒四条》、《士宦二箴》、《训家四警》、《乡社四要》、《听讼六条》、《传真三字》等篇。每篇包含若干条格言，短小隽永，体现出艾氏兄弟修身、齐家、治天下的理学追求。

《希圣录》在《二艾遗书》中的份量最多，艾自修的《励志十条》中也有《希圣说》和《体圣说》的格言。可以说，“希圣”表现了艾氏兄弟人格修养的崇高抱负。

儒家认为，圣人以德行、聪明、才能、事业四者并重；以传道治国与裁成辅相之道，继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同时，儒家将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而修身、齐家的工具就是礼。因此，人的最高、最完善的境界是依礼努力使自己成为“圣人”。宋明理学的开创人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在“圣”、“贤”、“士”三者中，“圣”为最高，为众所仰。希，本作“睎”，有仰望、钦慕的意思。希圣就是把圣人的德行作为自己修心养性的榜样，争取成为圣人。对这一问题理学家有分歧，朱熹认为“做个圣贤千难万难”，程颢、程颐和王阳明则继承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认为“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也就是超凡入圣的途径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磨炼才行。显然，艾氏兄弟主张的是后者。艾自新说：“孔子说的是庸言，行的是庸德，容貌是温、良、恭、俭、让，非绝德难学。”艾自修说：“勿谓圣贤难学也，观天地静藏动用之神则其心自见。”然而，艾氏亦认为“希圣”也不是很容易的事，需要经过不懈修炼，即“砺吾之钢刀，以斩吾之邪妄”的希圣功夫，才能超凡入圣，而“希圣功夫，以诚字立脚，以勇字下手，以智字觉察，以仁字联属”。于是《二艾遗书》通篇就是围绕如何学做圣贤的道德修养规范而展开的。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陈荣昌在《云南丛书·二艾遗书·重刻<希圣录>序》中写道：

李复斋（即李文耕，昆阳人，嘉庆壬戌进士）先生读《希圣录》曰：“艾先生年未三十所造笃实如此，其所云不言而躬行，真学者之药石也。艾先生气质清、见理易，故不谆谆言格物穷理，然重行而轻知，亦易入良知家数。”荣昌曰：“复斋先生之言当矣。重行而轻知，诚易入良知家数。”

所谓“良知家数”，指的是明代理学家王守仁阳明先生的“良知说”。他反对背诵词章、口耳谈说、空疏玄虚之学，主张要在身心上着实体验践履，要把道德信念化为道德实践。晚于他的另一位理学家王艮则公开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把百姓日用、愚夫愚妇之所知所能者都称为道。这样就使玄奥的理学更接近实际，更致用。二艾显然受他们的影响。“重行而轻知”、多以“百姓日用”为话题、“在心身上做功夫”，这是《二艾遗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道德修养上，儒家十分强调反省内求、省察克治的功夫。朱熹说：“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这方面，二艾语录中涉及甚多，如“常以平旦时何心境，旦昼后是何作为，细加检点，则希可存”，“鬼神时时察吾之肺腑，一毫欺他不得，故君子慎独”；如“心地乃人之根本。根本盛，则枝叶茂。不然，日见其枯槁而已”，“良心开时，必须唤醒他，继续他，扩充他”；又如艾自新的《省身录》用红、黑二点代自己的善恶行为，一日一记，旬日总考，以忧不入圣贤。

然而归根到底，儒家讲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所以又特别提倡“笃实躬行”。这一点，在二艾语录中更为明显，艾自新说：“觉已不是，就从那是处行去，庶有进益。”他又说：“读书要专心、虚心、苦心、恒心，要从自身上体验过。”又说：

“矢志希圣，不言躬行”，“理学功夫，只是不言而躬行”，“能言者多不能行”，“人以言胜，吾以行胜”。

王阳明十分注意“要在事上磨练”，在“日用事为间体究实践履”，“于乡党、邻里、宗族、亲戚但尽你的谦和恭敬”，致良知“不离见闻”。也就是说，光有“省察克治”还不够，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种主张贯穿在二艾的语录之中，比比皆是。他们没有纠缠于玄奥的理论辩解，也很少有居高临下空泛的说教，而是结合平素间学堂、邻里、家庭中的日常伦理道德，娓娓道来，扎实而亲切。正因为他们的教化上自理学下融于民间，就少有迂腐说教，甚至体现出民族民间传统道德观念。比如《希圣录》说：“讲学不必立门户，惟于日用间随事尽伦、因物尽道，便是实际。”比如，关于“孝”，儒家从孔子开始，在强调敬顺父母的同时，提倡“争谏”，即为人子者行孝不可盲目地尽从。这一原则到了艾氏语录中就更加彻底了，《教家录》中说：“家长好恶不可偏，随事反己，虚心纳谏，则身正而家齐。”关于尊重妇女，艾自新就有一段很动感情的话：“男子守义不啻妇人守贞。妇人失节，人辄恶之；男子丧义，反而不恶。是欲天下有节妇人，不欲有义男子也。可慨哉！”又如艾自修的《醒世篇》“事之吉凶不必求筮卜，善即是吉，恶即是凶”句，虽然把事之吉凶、运之通塞、嗣之兴衰与善恶联系起来，但其反宿命的思想仍可称道。这些言论表明，艾氏受白族民间传统道德理念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勿庸讳言，艾氏遗书中也有一些现在看来属于糟粕的内容，比如封建迷信观念的《谢雷表》，以及某些信守“三纲五常”的教条。这些内容虽然不多，但在《二艾遗书》中显得不太协调，甚至前后矛盾。不过，在评价历史时，钱穆先生曾提出“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两个范畴。他说，如果一个人在评价历史而又不知“历史意见”，那是他的无知；若明知“历史意见”

为何而又以自己的“时代意见”来肆意吞没“历史意见”，那就是狂妄，是数典忘祖。这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二艾遗书》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四

万历二十八年，当艾自新在太学病逝时，祭酒曾朝节读了《希圣录》后，感动得不禁“且读且泣”，并将其“梓而行于世”。之后不久，云南巡抚陈用宾又将《希圣录》与《教家录》合刊成《艾云苍语录》。明末，《艾雪苍语录》也被刊刻。清光绪年间，陈荣昌从剑川赵藩处访得《艾云苍语录》，又在太和李南彬处寻得《艾雪苍语录》，合璧为《二艾遗书》。民国3年，赵藩等将《二艾遗书》收入《云南丛书》，为木刻本，二卷一册，现存云南省图书馆及云南大学图书馆。我们这次整理的《二艾遗书》就是根据这个版本选注的，所谓选注只是删去少部分含有明显迷信色彩的条文，其余基本没有更动。为了方便一般读者理解，我们作了简要的注解和白话翻译，并作了补充性的简评。由于选注者水平所限，注解和白话翻译及简评中词不达意，错漏在所难免，尚希方家指正。

选注者

2003年秋于大理

目 录

但立直标 终无曲影 (代序)	李汉柏 (1)
“二艾”及其遗书	(1)
艾云苍语录	(1)
希圣录	(1)
教家录	(65)
省身录	(96)
萃长录	(97)
艾雪苍语录	(98)
励志十条	(98)
敬字三箴	(106)
铭心十篇	(108)
治心四说	(118)
体道五说	(120)
改过四说	(122)
大戒四条	(123)
士宦二箴	(132)
训家四警	(135)
乡社四要	(138)
听讼六条	(140)
传真三字	(143)